

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(全译本)

最后一课

[法] 都德 著 李玉民 袁俊生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(全译本)

最后一课

[法] 都德 著 李玉民 袁俊生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一课 / (法) 都德著; 李玉民, 袁俊生译. —西安: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 2015. 5

ISBN 978-7-5605-7356-4

I. ①最… II. ①都…②李…③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9988 号

书 名 最后一课

责任编辑 高 斌 荣 西

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)

网 址 <http://www.xjtupress.com>

电 话 (029) 82668357 82667874 (发行中心)

(029) 82668315 (总编办)

传 真 (029) 82668280

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mm × 960mm 1/16 **印张** 11.5 **字数** 16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5-7356-4 / I · 164

定 价 19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、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、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译者序

西方音乐有大调小调之分，如 C 大调、e 小调等；又有升调降调之别，如升 C 大调、降 e 小调等。我阅读和翻译法国文学作品，也觉得有大小调、升降调的差异。

接触雨果、巴尔扎克的作品，往往联想到大调、升调。他们的大脑酝酿的是大构思、大蓝图，写的是大主题、大场面、大善大恶，可以说调门大，手笔大，制作也大，无所不大，总之长篇巨制，要让人读了能产生大彻大悟的效果。

然而，阅读和翻译都德、莫泊桑的小说，就怎么也无法同大调升调联系起来，倒觉得不是降 e 小调，就是降 a 小调，什么《小东西》、《小间谍》、《小馅饼》、《小弥撒》、《小旅店》、《小弗朗兹》、《蓝衣小姑娘》……总之写的是小故事、小场面，搞的是小玩意儿、小制作，大多篇幅短小。如果说雨果、巴尔扎克所搭的是天地人间的大戏台，那么都德就像在集市上圈场子耍小把戏的了。

都德本人就这样写道：

“‘我真高兴……’这句话，老实厚道的里斯勒今天不知说过多少遍了。他说得总是那么动情，那么温和，那么缓慢，那么深沉。他压低嗓门，不敢大声说话，唯恐乐极生悲，突然失声哭出来。”

《一个女人的沉沦》开篇这段话，虽然讲的不是他的写作风格，但是可以借用来标明都德讲故事的主要特点：低调、温和、舒缓、动情和深沉。这些也构成了都德小说的独特魅力——大题小作的魅力。

大题小作的魅力，就是以小制作表现大主题所具有的艺术魅力。这便是为什么都德能以小见长、跻身名家之列的奥秘。

小制作表现大主题虽非都德专有，但是他精于此道，乐此不疲，创作出《最后一课》、《柏林之围》、《一局台球》、《塞甘先生的山羊》等一些脍炙人口的精品。

普法战争，不能说不是大题目；丧权辱国，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割让给普鲁士，不能说不是大题目；法国人的爱国主义，不能说不是大题目。然而，都德偏偏采用低调，进行小制作，选取课堂、病床、台球室这样的小场景。

《最后一课》就是小场景表现大主题的一个典型范例。在普法战争中，法国惨败，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，随即沦为异族的统治。这种悲剧所激发的两省人民的爱国情绪，既不是以大抗议大示威高呼口号怒吼出来的，也不是枪对枪炮对炮用枪炮声所宣告的，而是通过小学校的一堂法文课来表达的。

一堂法文课再普通不过，但这是最后一课。小学教师韩麦尔是再普通不过的教师，小学生弗朗士是再普通不过的学童，欧塞尔老爷爷也是再普通不过的文盲村民，等等，这些极普通人在极普通的小学校上最后一堂法文课，就极不普通了。只因这些普通的自然感情聚在一起，生发出来一种伟大而高尚的情感——爱国精神。

文学作品表现爱国精神，大多是激昂的：在祖国的危难关头，血性男儿抛头颅洒热血，为国捐躯，何等激昂壮烈！

然而，像弗朗士这样懵懂无知的学童，像欧塞尔这样操劳一生的农民，像韩麦尔这样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师，都是普通老百姓。他们的爱国情感平常并不挂在口头上，而是深藏在内心，因为这种情感是与生俱来的，不是由宣传灌输到头脑中的。

都德善于发掘这种内心的爱国情感，而且在他的笔下，这种情感也不是以英雄行为，而是以普通人直觉的行为表现出来；表现出来的更不是激昂悲壮，而是深沉厚重。这就是沉甸甸的民心，这就是一切侵略者、统治者、无道者、不义者既惧怕又渴望得到的民心。

都德着重描写的不是英雄形象，而是普通人，不过，体现出来的是同样伟大的高尚情感。试看文盲老农欧塞尔，一辈子不肯学习，却来听这最后一堂法文课，拿着识字课本像小学生一样认真拼读；再试看普通小学教师韩麦尔，多少年循规蹈矩的教书，同数以万计的小学教师并无差异，可是在接到占领军不准在学校再教法文的命令之后，就穿上节日礼服，勇敢地上完他精心准备的最后一课，听到下课的钟声，他语不成句，拿起粉笔用全力写下：“法兰西万岁”，这二人平凡

的举动所产生的震撼力，不亚于同敌人拼死搏斗的英雄行为。尤其是对懵懂无知的学童弗郎士的启蒙教育，更是多少套大理论所不及的。

以小制作表现大主题的艺术效果，就有这种启蒙的震撼力，即一种感人至深的、击人猛醒的力量。小弗郎士上这一堂课，仿佛一下子懂事儿了，所受的教育，恐怕是他终生难忘的。

启蒙读物，往往是以小见大的佳作；启蒙读物的作家，往往是写小东西的大师。记得1992年我访问法国期间，曾问已有10年交情的法国朋友夏尔·撒吉先生，他最喜欢哪一位作家；他不加思索就回答：都德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又当即回答：都德是一位大师，上学时念他的作品至今不忘。当时我认为这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讨论，也就没有继续下去。现在想来，撒吉先生对都德的评价，一定是指启蒙意义上的大师。

我在北大西语系念书进入三年级时，就开始读浅显易懂的都德、莫泊桑等人的原作，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《小东西》和《最后一课》。《最后一课》不仅是法国小学的启蒙读物，也是外国人学习法语的启蒙读物。我翻译《最后一课》，再联想大学读书时所留下的印象，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夏尔·撒吉先生称都德为大师了。启蒙读物对人的成长的影响，往往延续一生。善良等美德，正因为通过启蒙读物播到少年儿童的心中，人类才能从历次灭顶之灾里浮出，得以继续繁衍生存。

夏尔·撒吉先生就体现了都德小说中人物的美德，难怪他最喜爱都德的作品。他性格开朗，善气迎人，热心帮助别人解决困难，交了许多朋友。我是他在中国的第一号朋友，可谓忘年交。他多次来中国旅行，我多次去法国讲学访问，频繁相见，情谊甚笃。只可惜近年来他身体欠佳，欲来中国而未成行；而我教学和译事繁忙，再次赴法的计划一再推迟。今年10月初，我还打电话给撒吉先生，让他等着我，见面再谈谈我译都德小说的体会。不料一个月后，突然接到巴黎友人电话，告知我们的朋友撒吉先生病故，我们在电话两端不禁失声……

一个好人走了，同他讨论都德的小说已成不了的心愿，只能在译者序言中略寄我的哀思。

李玉民

2000年11月18日于北京花园村

目 录

星期一故事集

- 最后一课 / 2
- 柏林之围 / 7
- 一局台球 / 14
- 小间谍 / 18
- 布吉瓦尔的座钟 / 25
- 公社的阿尔及利亚步兵 / 30
- 拉雪兹神甫公墓战役 / 34
- 小馅饼 / 38
- 圣诞故事 / 43
- 教皇死了 / 48
- 红山鹑的感愤 / 52

磨坊信札

- 初入磨坊 / 58
- 波凯尔的驿车 / 61
- 高尔尼师傅的秘密 / 65
- 塞甘先生的山羊 / 70
- 繁星 / 76
- 阿莱城的姑娘 / 81
- 教皇的骡子 / 85
- 桑吉奈尔的灯塔 / 94

“塞米扬特”号沉船始末 / 100

海关职员 / 106

居居尼昂的神甫 / 110

老夫老妻 / 116

散文诗 / 123

毕克休的皮包 / 129

金脑人的传说 / 135

诗人米斯特拉尔 / 139

三遍小弥撒 / 146

橙子 / 154

两家小旅店 / 158

在米里亚纳 / 162

蝗虫 / 172

星期一故事集

(又名：月曜日故事集)

李玉民 译

最后一课

那天早晨，我很晚才去上学，心里非常害怕受训斥，尤其是韩麦尔先生向我们布置过，要提问分词，而我一个也没有背出来。一时间，我产生个念头，干脆逃学，跑到田野去玩玩。

天气多么温暖，多么晴朗！

听得见乌鸦在树林边上啼叫，普鲁士人在锯木场后面的里佩尔牧场上操练。这一切对我的诱惑，要比分词的规则大得多；不过，我还是顶住了，加速朝学校跑去。

经过村政府时，我看见小布告栏前站了许多人。这两年来，所有坏消息，什么吃败仗啦，征用物产啦，以及占领军指挥部发布的命令啦，我们都是从小布告栏上看到的。我脚步未停，心里却想：

“又出什么事儿啦？”

我正要跑过广场时，和徒弟一起看布告的铁匠华希特却冲我喊道：

“不要那么着急嘛，小家伙，慢点儿上学也来得及！”

我只当他是嘲笑我，还照样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进了韩麦尔先生的小课堂。

往常刚一上课，教室里总响成一片：掀开再盖上课桌的声响，学生捂住耳朵一齐高声背诵课文的声音，以及老师的大戒尺敲在课桌上的响声，街上都听得见。老师敲着课桌说道：

“静一静！”

我本来打算趁着这纷乱的时候，溜到自己的座位上；谁知这天偏偏一片肃静，好似星期天的早晨。我从敞开的窗户瞧见，同学们都已经坐好，韩麦尔先生走来走去，腋下夹着那把可怕的铁戒尺。在一片肃静中，

不得不推开门，走进教室，想想看，我该多么脸红，多么害怕！

嘿！还真没有料到。韩麦尔先生注视着我，并没有生气，而是非常和蔼地对我说：

“到你座位上去吧，我的小弗朗士，我们不等你就要上课了。”

我立刻跨上坐椅，坐到自己的座位上。这时我才惊魂稍定，注意到我们老师穿着他那件漂亮的绿礼服，领口套着精美的襟饰，还戴上那顶绣花黑绸小圆帽，而只有在学校来人视察或发奖时，他才是这套打扮。此外，整个课堂也显得异乎寻常，有点儿庄严肃穆。我最惊讶的是，看到教室后面那排平时空着的坐椅，竟然坐着和我们一样安静的村民，有头戴三角帽的欧塞尔老爷爷、前任村长、退休的邮递员，还有其他一些人。他们表情都很忧伤。欧塞尔老爷爷还带来毛了边的旧识字课本，摊在膝上，他那副大眼镜则横放在上面。

我对周围这一切正惊讶不已，韩麦尔先生已经上了讲台，他对我们讲话，还是刚才见我时的那种和蔼而严肃的声音：

“我的孩子们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。柏林方面来了命令，阿尔萨斯和洛林^①的学校，只准教德语了……新老师明天就来。今天，这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，请你们注意听讲。”

这几句话一下子把我的心搅乱了。哼！这些坏蛋，他们在村政府张贴的布告，原来就是这个消息。

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！……

我还不怎么会写字呢！以后再也学不到啦！学这点儿就算完啦！……现在，我真怨自己白浪费了时间，怨自己逃学去掏鸟窝，去萨尔河溜冰！我的课本，刚才背在身上还特别讨厌，还嫌太沉，现在反而觉得，我的语法课本、神圣的历史课本，就跟老朋友似的，要离开心里还真难受。韩麦尔先生也一样。一想到他要离去，再也见不到了，我就把受到的惩罚、挨的戒尺打忘得精光。

^① 阿尔萨斯和洛林，是法国东北与德国接壤的两个省，1871年普法战争后割让给普鲁士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收回。

可怜的人！

他换上节日的盛装，就是要郑重地上完最后一堂课；现在我也明白了，为什么村里这些老人都坐到教室后面。这似乎表明他们后悔没有常来听课，同时以这种方式感谢我们老师四十年的杰出工作，并向离去的祖国表示敬意。

我正想到这里，忽听叫我的名字。该我背诵了。这些分词的重要规则，我若是能够高声地、清晰地、一点儿不差全背诵出来，付出什么代价我还不肯呢？可是，我刚说一两个词就乱套了，站在座位上摇晃着身子，不敢抬头，心里难受极了。我又听见韩麦尔先生对我说：

“我不责备你，我的小弗朗士，你一定受到足够的惩罚……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每天都这样想：‘算了吧！时间多着呢……明天我再学吧。’这不，你看到了发生什么情况……我们的阿尔萨斯最大的不幸，就是总把教育推到明天，现在，那些人就有权对我们说：‘怎么！你们还敢说自己是法国人，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看不懂，也不会写！’我可怜的弗朗士，我所说的这些，罪过最大的还不是你。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大大地责备自己。

“你们父母没有很好督促你们学习。他们还是愿意打发你们下地，或者到纱厂去干活，好挣几个钱。我本人呢，就一点儿也没有该自责的吗？我不也是时常让你们给我的花园浇水，耽误你们学习吗？我要去钓鲢鱼的时候，不是也随便放你们假吗？……”

韩麦尔先生从一件事谈到另一件事，又开始给我们讲解法语，他说，这是世界上最优美、最清晰、最过硬的语言，必须在我们中间保存下去，永远也不要遗忘。要知道，一个民族沦为奴隶，只要牢牢掌握自己的语言，就等于掌握打开监狱的钥匙……接着，他拿起一本语法书，给我们朗读课文。我真奇怪，发现自己一听就明白，觉得他讲的一切很容易，很容易理解。我也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用心听讲，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。这个可怜的人，就好像在离开之前，要把他的全部知识教给我们，要一下子全灌输到我们的脑子里。

课文讲解完了，又开始练习写字。韩麦尔先生为这天上课，准备了崭新的字帖，上面以漂亮的圆体写着：France, Alsace^①, France, Alsace。字帖全挂在课桌上的金属杠上，像一面面小旗，在教室里飘动。真应该瞧瞧；每个人都那么用心，多么安静啊！只有笔尖在纸上的沙沙声。有一阵工夫，几只金龟子飞进教室，可是没人理睬，年龄最小的同学也不例外，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练习画直杠，那么用心，那么认真，就好像那也是法语……

学校的房顶上，鸽子在咕咕地低声叫着，我边听边想：

“他们还要迫使鸽子也用德语歌唱吗？”

我不时从练习本上抬起眼睛，只见韩麦尔先生在讲台上一动不动，他注视着周围的各种物品，就好像要把他这小小的学校整个儿装进眼睛里带走……想一想啊！四十年来，他总在同一位置，面对着院子和总是老样子的教室。仅仅坐椅课桌磨得光滑了，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，他亲手栽的那株啤酒花，现在也挂满窗户，爬上房顶了。眼前这一切就要离开了，又听见他妹妹在楼上房间来回忙碌拾掇行李，这个可怜的人心如刀绞啊！不错，他们明天就要起程，永远背井离乡了。

不过，他还是鼓着勇气，给我们上完最后一堂课。练习完写字，我们又上历史课；然后，小同学齐声朗诵 Ba Be Bo Bu。而在教室后排座位上，欧塞尔老爷爷已戴上老花镜，双手捧着识字课本，跟小同学一起拼读。看来他也非常专心，不过那声音由于激动而发颤，听起来特别滑稽，我们都想笑，又都想哭。啊！这最后一课，我会永远记在心里……

教堂的钟忽然报时，敲了十二下，接着又敲祈祷钟。

与此同时，普鲁士兵操练回来的军号声，也在我们的窗下回响……韩麦尔先生站起来，脸色十分苍白。在我看来，他从来没有如此高大。

“我的朋友们，”他说道，“我的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① 法文的“法兰西、阿尔萨斯”。

然而，他喉咙哽噎，话说不下去了。

于是，他转过身去，拿起一截粉笔，用尽全力，尽可能大地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：

法兰西万岁！

然后，他头顶着墙壁，待在那儿不说话，只是摆手向我们示意：

“下课了……都走吧。”

柏林之围

我们陪同 V. 大夫，重又上坡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，一路察看墙壁的弹洞、人行道的枪痕，千疮百孔，探问巴黎被围困的经历，快到星形广场时，大夫停下脚步，指着坐落在凯旋门周围豪华的楼房中的一幢，向我讲述这样一段故事：

那座阳台上，有四扇紧紧关闭的窗户，您瞧见了么？那是八月初，也就是去年，遭受暴风雨和灾难袭击的可怖的八月，那儿有个突然中风的病人，我被找去为他治疗。那儿住着茹沃上校，第一帝国时期的重骑兵，是个老顽固，特别看重荣誉和爱国主义；战事一起，他就搬到香榭丽舍来，租了那套带阳台的房间……您猜猜是什么缘故？就是为了观看我们部队凯旋……可怜的老人！他刚离开餐桌，恰好接到维桑堡^①的战报。他在这份败绩的战报下方，看到拿破仑的名字，当即中风倒下了。

我到那里，只见这位重骑兵团的老军人，直挺挺地倒在卧室的地毯上，满脸涨红，神情麻木，就好像脑袋挨了一闷棍。他若是站起来，身材肯定很高大；就是躺着，也还是显得很魁梧。他五官端正，牙齿非常齐整，有一头髻曲的苍苍白发，虽到八十岁高龄，看着也不过六十来岁……他的孙女泪流满面，跪在他的身边。她长得像祖父。假如他们俩并排在一起，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铸出的两枚希腊钱币，只不过一枚古老，颜色发污了，周边也已磨损，而另一枚亮晶晶的，非

^① 维桑堡是法国东北部的城市。1870年8月4日，普法战争的第一个战役，维桑堡战役在此地发生，麦克马洪率领的法军失利，被迫撤退。

常洁净，具有新铸钱币的那种色泽和光滑。

这姑娘的哀痛打动了我的心。她是两代军人之后，父亲在麦克马洪^①的参谋部供职。眼前躺着的这位高大的老人，令她想起另一个同样可怕的景象。我极力劝她放心，而我心中并不抱什么希望了。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半身瘫痪症，尤其八十岁的老人患上，是根本治不好的。情况也的确如此，病人连续三天不能活动，处于痴呆的状态……这期间，雷舍芬战役^②的消息传到巴黎。您还记得消息传得多怪。那天直到傍晚，我们还都以为打了大胜仗，歼灭两万名普鲁士军，还俘获了敌国的王子……不知是什么奇迹，什么磁流感应，这种举国欢腾的反响，居然波及到我们这位又聋又哑的病人，深入他那瘫痪症的幻觉中；不管怎样，那天晚上我走到病榻前，见他变了一个人。他的眼神近乎亮了，舌头也不那么僵硬，甚至有气力冲我微笑，还两次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胜……利……了！”

“是的，上校，打了大胜仗！……”

我把麦克马洪的这次漂亮仗，详细讲给他听，发现他渐渐眉头舒展，表情开朗了……

我从房间出来，那姑娘正站在门外等我，她脸色苍白，不住地抽泣。

“他脱离危险了！”我握住她的手说道。

可怜的姑娘，简直没有勇气搭话。雷舍芬的真实战报刚刚张贴出来：麦克马洪逃之夭夭，全军覆没了……我们大惊失色，面面相觑。她担心父亲的安危，更是愁眉不展。而我想到老人的病情，心头也不禁颤抖。显而易见，他经受不住这一新的打击……可是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是靠幻想活过来的，还让他保持这种快乐情绪和幻想！……这样一来，就必须说假话了……

“那好，我就编假话！”有勇气的姑娘对我说道。她很快擦干眼泪，

① 麦克马洪（1808—1893年）：法国元帅，1873—1879年任法国总统。

② 法国下莱茵省地名。1870年8月6日，普法两军在此激战，法军大败。

重又容光焕发，回她祖父的卧室了。

她承担的任务很艰巨。开头几天倒还容易对付过去。老人头脑迟钝，像个孩子似的任人哄骗。然而，他身体日渐康复，头脑也越发清楚了，必须让他了解双方军队运动的情况，给他编造一些战报。这个漂亮的女孩日夜俯看那张德国地图，往上面插小旗，竭力组合出一次辉煌大胜仗，看着实在让人可怜。巴赞^①部队向柏林挺进，弗罗萨尔进军巴伐利亚，麦克马洪则向波罗的海长驱直入，她编造这一切总向我讨主意，我也尽量帮助她；不过，在这种虚构的进攻中，还是她祖父给我们的帮助最大。在第一帝国时期，他有多少次征服了德国！所有军事打击，事先他就成竹在胸：“现在，他们要往那里去……我军就该这样行动……”他的预见总能实现，也就不免十分得意。

不幸的是，我们拿下多少城池，赢得多少战役，也赶不上他进军的速度。这老头，简直贪得无厌！……每天我到他家，就会得知一个新战果：

“大夫，我们又打下了美因茨！”姑娘满脸苦笑，迎着我说道。这时，我听见一个愉快的声音，隔着门冲我嚷道：

“真顺利！真顺利！……照这样，再有一周，我们就能打进柏林了。”

当时，普鲁士军距巴黎也只有一周的路程……起初我们还拿不定主意，是不是最好将他转移到外地去；然而又一想，出门一看到法国的状况，他就会恍然大悟。而且，我也认为他上次受了巨大的打击，身体还是太虚弱，头脑还太迟钝，不宜让他了解真相。因此，还是决定留下来。

围困巴黎的第一天，我到 he 家里，还记得我心情很冲动，带着巴黎城门全部关闭，兵临城下，城郊变成国界所引起我们心中的惶恐。我进屋时，看见老人坐在床上，十分得意，兴冲冲对我说：

“嘿！这场围城战，总算开始啦！”

^① 巴赞（1811—1888年）：法国元帅，1870年10月27日，率17万大军投降，后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。